

郎紹君先生在《血緣與蛻變——香港水墨畫與大陸水墨畫》一文的開端清楚地說明其用「水墨畫」一詞的意義，<sup>1</sup>確實點出了香港水墨畫發展的一些特異之處。因在其發展中，不獨是純粹沿著傳統國畫的軌跡。它經歷一個「正、反、合」的過程，由傳統走上反傳統，即由中國水墨畫進入了滲雜西方觀念與技法的「新水墨」或「現代水墨」，八十年代以後又混淆起來。因此，以「水墨畫」這個以材料論畫種的用詞，似乎比較恰當。

世紀初的香港藝術猶在萌芽階段，有如兒童之成長，必須有其憑依和學習的對象，而這對象亦多為其四周之事物。於香港而言，與其淵源最深的鄰近發達地區莫如廣州。自清中葉以來，廣州作為通商口岸，經濟因而繁榮起來，更成為近現代中國革命思想的發源地之一。於文化、歷史上均擁有重要地位。文藝活動之興盛，更是與京、滬兩地成「鼎足之勢」。<sup>2</sup>



潘達微繪《歲寒相守》